

《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僧俗辩语》

论文正误

一提起我的论文，有些人就会产生许多说法。有说是天书，需要破析，有说是谈禅理，处处潜伏禅机，还有的说是儒道庄老哲学，不见现代科学。这些说法都是笑话，论文就是论文，哪里是什么天书？我的论文主要是集多元化哲学科学为一体，内容颇为深广，为了言简意捷，灵活透关地表达意思，就只有采取半白文言的表达形式和手法。至于认为论文为禅机佛语，儒道庄老之后继，那是人们错误领悟了文中的一些词语典故的原因。实际上，佛教虽为外来的宗教文化，却对我国传统文化，以及人们日常生活，包括文人遣词造句、百姓日常用语，影响是颇为深广的。例如：无事不登三宝殿、孽障、叫唤、功法、巧用、安乐、百味、打包、奴婢、宏愿、有无、先辈、自觉、觉悟、决定、吉祥、解脱、读诵、欢喜等等，不计其数。仅以“名”组成的词，如名望、名义、名利等就不下五百个，以“一”字组成的词，包括一身、一日、一层、一面、一刹那、一枝花等就不下一千个。我可以说，凡是写文章的人，随时都要用上以上的佛家词语，何况以上词语为佛家词语万分不及其一。人们对平常用佛语佛词已习惯成自然，以为是祖宗传授，不知道都来源于佛家用语和佛家籍典。至于对那些不常用的佛语词而又为汉文化所早已吸收施用的，有人就统统认为是在讲佛法和儒道之论述。如果按照这种平见的观点去看问题，那么，不是哪一本书都在谈佛教和儒道吗？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和错误，主要是知识平庸所造成的。凡是做学问的人都知道：“要得才横夺天工，必将诸识寻根穷。”因这缘故，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，历来对各个领域的知识我都喜欢学习，并竭尽全力去探讨，去问一问为什么，包括现代哲学思想知识，儒释道当然也不例外。

要说谈佛家禅理的论文，我曾作了几篇，也可以向大家介绍其中一篇《僧俗辩语》。这篇文章的起因当归我的一位好友辛寂老法师。辛寂大和尚八岁出家，二十二岁破初参时，做宝光禅堂纲领主持，禅定颇深，曾在寺内打饿七禅定，圆满殊胜。至今，寺内比丘一提辛寂大师，都异口同声赞扬：“和尚打禅七、七日七夜不食不动，泰然如常。”辛寂大师一生主修华严宗，对天台止观和显密均具深研功底，犹为明见般若实相，故而德高望重，后任宝光寺方丈，如今已供奉于祖师堂。一天，大和尚和我在宝光寺晤面，对我说：“我见了你几篇论文，其理法甚妙。可否另作论及空性之道新篇而为教益？”我答：“可以。”于是三日之后造《僧俗辩语》一文交与求教，但和尚阅后不以为然，置之一旁。时至六年后的初冬的一个黄昏，在宝光寺大雄宝殿左侧，辛寂法师突然遇见我，说：“我现在实在颇为惭愧，特地向你忏悔。”我闻听此言一时惊惶不知所措，只好怔怔地盯住他。辛寂法师又真诚地说：“世尊在世之日，有大居士维摩助佛教化弟子，我虽不才可以效法，今天特地请你助我教化比丘之力。想我佛门世尊是何等威德，大雄宝殿乃千年庄严圣境气象，人人敬仰，现今轮到我来管理寺庙，没承想做课时竟然发生闹殿事件，这真是千年没有的业力。这不怪其他，只说明我辛寂无德无能，没有管理好寺庙，也没有给众比丘带好头，这实在无堪主持，教人惭愧且无地自容。今晨我于惶急之中，重新寻出《僧俗辩语》细研，我明白了以前的愚痴。几年前，我初识此文，认为你连经书中的‘如是我闻’也没有搞清楚，而写成了‘如是我明’，加之我悟性不彻，因此不予重视。今日一急之下重读，方顿悟妙理，如是我明原是你自己明白之意，俗见空居士代表俗谛，僧谛和尚以表真谛，真俗之谛都定在心中，所以般若照见万法惟心，三点鱼钩洞为打字谜而造的词语——画上一个鱼钩形，再加三点，不正好成为一心字吗？所谓菩提台者是立于真谛角度对‘六大缘起’、‘万法惟心’于俗谛的照观。此文真是字字珠玑，深藏莫测之妙论，尤其是内中禅理、般若正见，现为大殿事故，成熟我开悟

之缘起，始得识真谛，实为羞地而惭。”听了这番肺腑之言，以及明了他那无私无染的法性圣境，把我照耀得何等胜喜，使我不禁向他行了合掌礼。可惜，不久这位大德归西圆寂。记得他圆寂前三天我去拜望他，他从病床上支起躯体，说：“我要谢谢大师的《僧俗辩语》。还有你在寺院内做的事，以及对我的帮助，众生会感谢你的。这些有相布施的言语本不该说，怎奈大后天（二月十九日）观音生辰，我已决意离开此地了，所以不得不烦絮数语。”当时闻听这番言语，我还以为他要到外地去游方，于是问：“师傅几时归来呢？”他慨然而笑：“我会回来的啊！”但我见他身负重病，认为他是不可能外出的，便没有放在心里。谁知三日一到，听说宝光寺大开斋宴，一打听才知辛寂法师圆寂。他早本于观音生辰那天焚香沐浴，披衣搭具，盘腿坐化归西。七日后，又听法师弟子护义师言及法师火化的殊胜情况，并拾得十多颗三色舍利。

以上是涉及《僧俗辩语》一文产生的有关究里，为了正误其它论文并非谈禅机佛理，儒老庄学之论，还于它文论及宇宙人生及现代科学哲学思想之本来面目，仅以此篇《僧俗辩语》为例外，故写了上述文字以补记。

僧俗辩语

如是我明，僧谛和尚居三点鱼钩洞，坐菩提台上与众证法。一日，从本原心基来一女居士，求其印证圆觉。居士名俗见空，对僧合掌问曰：“吾闻和尚证得如来大定，有长生不老之术，求和尚慈悲开示。”

僧曰：“吾所能告汝者，乃如来大乐了生脱死之法，非长生不老之术也。汝从何处，前者曾习何法？”

俗曰：“从本原心基而来，曾学三十七家外道，亦曾学佛参禅，已得无上定力，特求和尚印证，是否如来大定？”

僧曰：“汝之大定是何觉受？”

俗曰：“吾初入定时，弹指已是一夜，开眼后方知一夜已过，当时境界，心中并无半点妄念，亦无任何知觉。”

僧曰：“无知无觉，岂不如木石一般？如来大定乃大乐无边之法，汝有何乐？此境乃昏沉之母入轮回之根，非如来大定也。”

俗曰：“其后吾明心见性，始知此定落在昏沉之中，后入之定方为正定。吾住于智慧之中，了知如来大定，亦不过如此。”

僧曰：“何为明心见性？”

俗曰：“性者本性地，明者明白也，本性即是如来之法身，此法身乃不生不灭之体。明心见性，就是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不住其间，明悟此一刹那之感，此感便是如来体性，知觉如来体性，便是明心见性也。”

僧点一点头又曰：“汝之大定是何觉受？”

俗曰：“吾之大定，不住色相，亦不住于声香味触法，而长定于如来体性之中。其觉受相，无昏沉，无妄念，有禅乐之感。定中所显一切诸色相，由它自来，由它自去，不被它牵引，长住如来体性之中，出定入定分明，提得起放得下，有时还发出无量神通，但吾也不住于神通之中，由它自显自灭，不作圣境关，只照住于明而无念之体性上。和尚之定，可能也是如此。”

僧曰：“不也。吾之大定与汝不同，但汝之定也是正定，此定乃诸有众生成佛之道而必经之路，但非如来大定耳。此定名为‘明空知觉定’，是禅家初参后之定境，由此

定而养，可得如来大定，如来大定而养方证无上菩提。汝之定有乐明无念之感觉，此感觉即是我见，而如来之定并无我见。”

俗曰：“无我觉受岂不又成了木石一般，法师所言如来大定乃极乐无边之定，木石无知有何乐可取？无所闻知，岂不又是昏沉之母，入轮回之根了？如来大法若是如此，有何可贵，莫如凡夫所求荣华富贵，每日妻恩子爱，吃喝玩乐，逍遥一辈子还快活些。”

僧两目悲泪长流，对天叹曰：“吾师如来为一大事因缘而示现于世，吾亦为渡众生而修行，然众生累生累劫造下无边业障，障其如来正道，吾实悲心难忍。彼等不入昏沉，便入我见，若不入昏沉我见又落入边见之中，好不容易破了初参，又造成口业，自以为此即是如来大定，狂禅性发不好好用功，以此为究竟，障其解脱之路，以致狂魔入体，将来其魔去后，弟子与师皆陷亡难，实为可怜。”和尚道完复对俗曰：“汝见差矣。汝于此知觉定中久而久之破了重关，便知此定并非如木石一般，胜过知觉千百万亿倍，无边自由，知觉定有出有入，有乐明无念之感受。如来定则并无出入，不定也定，定也非定，是名为定，实无所定，无一时不在定中，行住坐卧作诸事理皆在定中。”

俗曰：“行住坐卧作诸事理皆在定中，走路岂不错了道？如果出定走，岂不又与凡夫无异？”

僧曰：“汝见俗矣，不悟重关焉知此境。凡夫走路心在路，所做诸事心住事中，心随诸事妄念所转引。吾心不随妄念所转引，虽走此路，不著此路，作诸事理，心不住境，不存分别，见诸众生，不见是非长短，男女诸相，人天祸福，岂不闻金刚经云：‘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’又云：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，归言一句，心不著相无我无人，任汝作诸事理，皆是如来大乐之法相。吾之所说是名说法，虽名说法，实无所说，汝当自证，方知真实之义也。”和尚言已，取念珠一串对俗曰：“此是何物，共是几颗？”

俗曰：“此乃念佛之珠，共一百零八颗。”于是和尚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两眼瞪俗而不言语，俗不解其意问曰：“此是何意？”

僧曰：“方才观音菩萨在此地狱渡饿鬼，地藏菩萨在此天上渡仙人。”

俗曰：“法师差矣，地藏菩萨在地狱渡饿鬼，为何反说观音菩萨在地狱渡饿鬼？”

僧曰：“汝未悟大道，一无所解，当努力修持，不可向外驰求落为狂禅。若不如此，不但虚度此生，且有堕落之灾。”

俗曰：“吾闻法师所言甚深微妙，广大无边，如来大乐之法实为高深难解，我当如何修之？”

僧曰：“若想入此如来大定，别无它路，其一以菩萨行为而照己德；其二努力精进而习定。”

俗曰：“菩萨行为与凡夫行为如何分别，望和尚慈悲开示。”

僧曰：“我今说此，汝当谛听，诸有众生，大略可分为上中下三品。下品人每日但思足一己之欲，贪得无厌，穷奢极欲，永无厌足之日，所羨者荣华富贵，称王图霸，以害人为乐，从不见自己之过失。见别人之苦难，反觉称心快意，想尽千方百计劫夺他人所有为己有，见自己所有过失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此等将来必堕无间地狱，受无量诸苦；中品人亦以足一己之私为务，以荣华富贵为高，骄傲自大，唯我独尊，有利可图，即尽力从之，每时每刻，只说别人过失，虽知自己之过失而护短，不肯说也不肯改，此等人并不专门以害人为乐，然利益相争之际决不让人，此等人将来也难免地狱之难；上品人重于善德，不图世间荣利，但图诸福，见他人有苦难，则全力相助，利益相争之际，

每每让人，见别人之过失，心虽知而口不言其是非长短，见自己之过失立即改正，处处广施阴德，以善为事，此等人后为天人，但仍是凡夫。”

俗曰：“如此善功，仍是凡夫，岂不怪哉！”

僧曰：“此等人虽积功累善，乃有漏之因也，有数之善果，其果受完，仍然下堕，故仍为凡夫。菩萨行为大与凡夫不同，心中不存善恶分别，每时每刻自查己过，分毫过失，立改之，从不见别人过错，也不见自己好果，处处望众生早脱轮回，一切善恶境来，普行恭敬，依此而行，行者性之用，性者行之体，体用本来不二，是故行者性也，性者行也。此理非二乘罗汉所能解，汝当依此而作。吾亦凡夫，未证此法。此法乃大宝上师功德所示。”

和尚言至此合掌赞曰：“顶礼大宝上师前，吾师妙法普行缘，功德巍巍照众生，为渡六道超俗凡。”

俗听完赞偈问曰：“和尚既言一切平等，无有分别，为何又分菩萨行与凡夫行，此非分别乎？又言无我无人，然则今朝此身从何而来，和尚此言岂非荒谬？吾实不解，唯愿和尚以理服我。”

僧曰：“我今告汝，汝当谛听。汝今朝之身乃过去善恶妄念二因合成，非汝法身也。汝之法身，即如来之体，本来空寂，今朝此身皆过去作善作恶所种之因结聚之果所现之身。故此身名为业果报身，一切善恶诸业皆以此身而受报。善恶业之轻重不同，报应于六道轮回之种类亦不同，故有富贵贫贱之不同。作善者，受轻业；作恶者，受重业。轻业距佛果近，重业距佛果远，作善事之上品人报应结果升天堂成仙人，天堂一切乃善果享受。作恶事之下品人，报应结果入地狱成饿鬼，地狱一切乃恶果享受。作善之人种善因故结善果，作恶之人种恶因故结恶果。此二因皆起于善恶，二种妄念。菩萨观今朝之

身如梦幻泡影，如露，如电，长住如来体性，不随善恶二因所转，故不结二果，脱离轮回。菩萨慈悲众生，无灾、无难、无有业障，发普渡众生之心，成就方能普渡，故结成就之果，菩萨不断慈悲普渡心，为渡众生故。”

俗曰：“二因合聚之果，众生观之为何实在非梦幻也？”

僧曰：“众生迷其本性，昏沉于二因之中，故觉实在，如人在梦中所觉，一切皆实在，睡醒方知是梦也。众生若住于如来体性之中，顿然知觉此身如梦，纵上刀山，入油锅也无痛苦，无一处不是如来报身境地也，至此境地便一切平等。但未悟得此理之前，先得作一善士之君，为人人敬爱尊而称德，以此筑基而为人正，方可依佛之教，修其生圆次第之出离心、四无量心、十善、三聚戒、六度，乃至信、愿、行、戒、定、慧之深习行持，而后正行，方可如法圆满。否则皆为空中楼阁也。故望行者步步脚印，了知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因果不昧律，轮回何所缚。”于是和尚合掌赞曰：“诸佛上师之功德，普行回向诸法界，现身福慧速圆满，同证如来大乐界。”

俗闻已，对僧合掌曰：“和尚所演无上如来大乐之法，吾当传于后世。”言讫顶礼七百而去。